

往事如昨

红月饼 绿月饼

崔启昌

“娘，月饼是啥东西？为什么八月十五晚上月亮的时候要吃月饼？”在村小学读三年级时的一个秋日，我问母亲这样一个问题。记得那天已临近白露，但下午时分太阳依然炽热。母亲挎了满满一条篓扭劈菜回到家里，刚在天井迎壁墙根儿那里搁稳，汗都没顾得擦，便拽来水磨旁边的木墩子急火火操刀剁菜。饥饿的鸡鸭鹅扑棱棱鸣叫着围拢过来，争吃母亲剁碎的扭劈菜。

母亲仅是侧脸看了看我，并未回答我。剁完一整条篓扭劈菜直起腰身时，母亲脸上的汗珠子吧嗒吧嗒落在地上。我仰脸看母亲，见她的眼睛里分明漾了泪水。

我读小学时，家里日子虽说过得清贫，可父亲在医院当医生，每月有不算多的固定薪水拿，生活水平对比村里其他人还是稍好的。然而，过八月十五的记忆里，却是没有尝到月饼味道的。

父亲工作的单位到了农历八月十五，每位职工会分得两斤月饼当福利。父亲说，每年分的都是好看的红月饼，月饼正面有模具印上的“福”字，搁在桌上无需俯身拆包，就能闻到月饼溢散的甜丝丝、香馥馥的气味。每个红月饼手掌般大，里面融有青红丝、花生碎、核桃仁、冰糖粒，还有白芝麻或黑芝麻。一斤是四个，两斤整整八个。月饼用浅灰的纸包着，包装正面还附有一方深红色的菱形纸，细细的纸捻绳捆得挺牢靠。

每每听父亲绘声绘色地描述，我肚子上的馋虫就活跃开了，如若一时把持不住，真有馋哭的可能呢！父亲咋不带回家让母亲，还有我和兄妹闻闻红月饼的香、尝尝红月饼的鲜呢？后来，母亲说出了答案。原来在福利分下来后，父亲和他同科室的两位伯伯都没有亲口品尝，也都没有捎回家让老的小的尝鲜解馋，而是把各自分得的红月饼凑了起来，赠送给了医院西邻一对耄耋之年的瘫痪长者。

北方人常吃的月饼是红色的，这种颜色的吃食格外催生食欲。我刚去邻村读初中那年，在家中吃到过绿月饼，那也是我平生唯一一次吃到的绿月饼。而那绿月饼的味道不怎么香甜，还有无法言喻的苦涩味。其情其景，至今记忆如初。

日子清贫的年月，老家人视月饼为稀罕吃食。人来客去，迎来送往，大都拿月饼当礼物赠人。父亲在医院上班时，时常应病人亲属之邀，远赴青岛、潍坊、济南等地救治病人。病人痊愈返回家里，讲情义的亲属们有的摘了自家树上的熟果子，有的则选了刚刨的新鲜花生登门送给父亲以示答谢。刚读初一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我放学回到家里刚搁稳书包，就闻到丝丝缕缕的香甜气息。是父亲在灶台余烬里煨小咸鱼泛出的味道？是热锅翻炒新花生溢起的香味？还是柴草燎烤饭锅蒸发来的玉米饼子糊嘎渣的味

道？深嗅细辨都不是呀！再吸再辨，又反倒觉得这丝丝缕缕好闻的气息里，似乎还附着融融暖意，还掺杂有微微甜味儿。

在当门间里，我兜着圈寻摸，水缸旁边、两侧灶台后边的犄角旮旯、正面饭厨的里里外外寻了个遍，也没找到味源。最终，我的眼睛盯在了当门间右边靠墙处的粮缸上。我急步上前，俯身闻到那粮缸上的盖子缝隙溢出的气味。果然，那诱我馋欲、逗我流涎的好味儿就在粮缸里。由于粮缸上掇有其他重物，我无力挪动粮缸盖子，到底是何物溢出那么好闻、那么馋人的气味，一时没法探个究竟。几天过后，那曾经好闻的气味淡了，我也随之慢慢忘了这事。

八月十五到了。这天傍晚，休班在家的父亲摘了院内梨树上成熟的雪花甜梨后，招呼我帮他拾下当门间粮缸上的水泥盖子。父亲对我说，要取出邻居赠予咱家的红月饼，分给我和兄妹当过节礼物。粮缸盖子抬开那一刻，我看见麦子上的茶盘里放有两掬绿莹莹的东西。“这是月饼？”我急切地问。父亲迟疑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并没有接我的话茬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不是红月饼，是绿月饼。”随即又招呼母亲：“添水烧火，盖锅蒸透。”母亲也没言语，手脚麻利地接过着盛着绿月饼的茶盘子，照着父亲说的忙乎开来。

烟火起，蒸汽升。不长工夫，父亲掀开锅盖，散散热气后，两手端出满满一茶盘溢散着香甜味儿的红月饼，还有事先采摘的雪花甜梨分给我和兄妹。当时我纳闷，入锅蒸的明明是毛茸茸的绿月饼，端出锅的咋是模样怪俊的红月饼呢？馋念不允我多想，见父母都尝了，我和兄妹随之也大口吃了起来。

时光流逝，记忆中多少旧事早已被时光消磨掉了，但吃绿月饼这事却始终无法从记忆年轮上抹去。

成年后我应征入伍，离家前的一次聚餐，微醺的父亲对着为我送行的舅舅和两位叔叔，突然说起早年日子不济，家里大人孩子吃绿月饼的事。动情时，父亲两度擦拭泪水。他自责说，当时亏对了孩子们，明明知道红月饼霉变长了绿毛不可食用，但自己主观认为只要加热焖透，霉菌是可去除的。稍顿后父亲又说，是自己受了庄户人做豆酱、做腐乳食材发酵生绿毛，再度发酵即成拌饭之物的误导，把食物霉变腐坏与食材正常发酵的概念混淆了。

父亲道出心底旧事时，他并不知道，初中化学课上我早就解开了月饼由红变绿，又由绿变红的谜团。彼时，我们做晚辈的并未跟父亲母亲说破这事，毕竟那个时候周边人家日子都过得清贫拮据，难得的饕人吃食即使放坏了，人们一时也舍不得扔。想想那些不忍回望的年月，与我同龄的乡下孩子，几人能在八月十五尝到红月饼那甜丝丝、香馥馥的好味儿呢？

月满老院秋

石清虚

人间忽晚，山河正秋。流云浮过高远的天际，那一抹素白，让我在人间寻得一份清宁。风抚摸着老院落斑驳的石凳，蛰虫躲在老石榴树的虬枝后，断断续续地诉说着思念。

还是这个院落，还是这个角落，年年疯长着一丛弯弯勾勾的线菊。那是母亲生前撒下的花籽，在这里扎根、生生不息。

自从母亲离开后，好多事物都沉寂了，唯有那丛金灿灿的簇菊在一片颓败中拔俗而生。我就这样凝伫着，忽然想起母亲以前每到这个季节就念叨：“菊花开了，天就真凉了。”

我是特意回乡陪伴年迈的父亲过中秋的。说不清是他过不惯城里的生活，还是割舍不下这方老院，每次让父亲跟我到城里住，他总是有理由百般推辞。自从母亲离开后，我轻易不肯回老院子，连老窗棂上那张破旧的蜘蛛网，都会无端勾起我心底的酸楚。

中秋的凉风起了，老父亲坐在院子里打瞌睡，鬓角的白发苍老零落，或许是邻里收音机的戏曲声响让他入了迷，也或许，他在无声陪伴另一个世界里的母亲。从前中秋夜的风总是太凉，母亲会给坐在院子里的父亲轻轻披上一件岁月的暖衣。

老院墙有个地方塌了一角。小时候，我会像猴子一样爬上墙头，爬上虬枝盘根的老树。父亲要揍我，我惊慌失措不敢下来，母亲在树下急得直跺脚，哭着喊：“小祖宗啊，快下来啊！”

如今墙垣残破，老树依旧，却再也听不到树下焦急的呼唤。秋风穿过墙洞，呜呜作响，像旧日的语音在来回飘荡。父亲还在石凳上浅眠，菊香漫过他的衣角。

春种一丛绿，秋收万担黄。早年虽然日子苦点，老院子依旧能盼来丰收。地上堆满了刚掰回来的玉米棒子，天上悬着一轮清爽的圆月。我和

扎羊角辫的妹妹蹦蹦跳跳，早早嗅出月饼和苹果的甜香，哈喇子都快流下来。“妈妈、妈妈，我要吃！”我们凑了上去。“好的嘛！不过咱们要比赛一下喽！谁剥的玉米多，就给谁一大半！”月光里，母亲温柔地说笑着。

那时候的我，争强好胜。月儿姐姐可以证明，我确实得了第一，哪怕小手指磨起了血泡。母亲把珍贵的月饼，掰成一大一小，苹果也如此，妹妹眼巴巴地瞅着，她怎比得过我这个啥都想争第一的姐姐呢？这时，母亲和蔼地问：“你们幼儿园老师会不会表扬尊老爱幼的好孩子呀？”我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大块月饼和妹妹换了过来，妹妹开心地喊姐姐，羊角辫都快活地跳动起来。

我又把小块的月饼掰成两块，分给爸妈各一块，但是他们都笑嘻嘻地说：“不要”。父亲转身从树上摘下来两个饱满圆润的大石榴。“来，宝，尝尝这个甜不甜？奖励你姐俩的。”父亲宠溺地望着我们。能不甜吗？那晚，月儿都笑到了天际。

长大后，我才明白这件事绕了个圈子，内藏着母亲温柔的教化。我和妹妹，就在这样朴素的熏陶下，慢慢长大。老院子，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快乐时光。

往事如烟，父亲苍老的背影，笼在月光萧叶里。最近这几年，他的话越来越少，抽的烟越来越多，我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，有那么多的记忆不敢触碰。农村的柏油路，五谷丰登的田野，都是看得见的美好光景，可这座老院，还守着旧年的月色，守着我再也回不去的童年。

月色缓缓漫过院墙，菊花依旧绽放。我知道母亲、妹妹，从未走远，她们藏在菊香里，藏在月饼的甜味里，藏在老石榴树落下的果实里，藏在父亲沉默的烟味儿里。

月饼的变迁

徐学卿

我出生于1964年，家里兄弟姐妹多，日子过得紧巴。每到八月十五前夕，我们便眼巴巴地盼着，心里总在想：中秋节要是能吃上一口月饼，该是怎样的人间美味啊！

盼啊盼，终于到了八月十五。一家人吃过简单的晚饭，便围坐在一起，等着父母分月饼。那是1970年，小小的一个月饼要切成好几份，每人只能分到四分之一小块。孩子们捧着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，都舍不得大口吃，一点一点地抿着、舔着，仔细品味这份来之不易的甜香。那味道，不仅甜在嘴里，更暖在心里。

日子慢慢有了盼头，到了1975年前后，情况稍微好一些了，每人能分到半个月饼。一家人都觉得，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。1982年底，村集体土地承包到户，家里的收成眼见着好了起来。第二年过中秋，我一人就分到一整个月

饼！手捧着自己那一整个圆月的月饼时，那种满足和感恩的心情啊，至今想来都觉得无比珍贵。

我儿子是“90后”。等他长到爱吃零食的年纪，家里的条件已经好多了。月饼对他而言，不过是一种“好吃的点心”罢了，有点特别，却绝对谈不上稀奇，更没有我当年那份魂牵梦绕的渴望。

一转眼，儿子也有了自己的孩子。小孙子、小孙女面对五仁、豆沙、蛋黄、水果等各种口味的月饼时，常常是看一眼就摇头：“不想吃。”这也难怪，他们在蜜罐里长大，好吃的随时随地都能买到，自然难以体会我们儿时那种苦苦等待一小块月饼的快乐。

看着孙辈们面对月饼无所谓的小表情，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告诉孩子们：如今的好日子来之不易，要珍惜眼前的幸福时光，好好学习，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